

风物咏

石榴花开

牛图

自我记事起,老家的院子里就有一棵两米高的石榴树,树本有三捺粗。它立在窗外,不免遮光,一次,父亲忽然想砍掉。母亲劝道,这树跟我们十年了,天天相守,砍了可惜。

等各种花开过后,石榴花登场了。起初只见一朵朵红花,并不那么鲜亮,可第二天,猛见一树鲜红,艳丽得晃眼,令人瞬间浑身血脉涌流,朝气蓬勃。从不会欣赏花草的父亲站在树前,端详许久,嘴里道,亏得没砍。焕发精神的父亲扛起锄头,迈步迅捷上山去。

在母亲的喊声中,我也爬起来,揉着惺忪的眼睛,没有睡足的困乏缠绕身子,抬头望窗外。哟,一片火红罩在石榴树上,再揉一番眼睛,目光寻到了一朵朵石榴花,仿佛倒挂的金钟,随风飘来的清香让我专注凝视。露水浸润过的石榴花,不沾泥尘,精神矍铄。屋檐下的燕子飞去再围拢来,忽而远离,忽而轻轻触碰。花儿颤抖,在跟燕子相互嬉戏,还是在互相鉴赏?再细看去,红艳艳的花儿又与我对视,脸被映红。我麻利爬起,吃饭,背书包上学去。

石榴花萼筒端通常6裂,花瓣5到7片。浓艳的花瓣揩在脸上,红红的,堪比胭脂。石榴花一个枝头一般有三朵,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待到最后,结果的只有中间一朵,另两朵作为陪衬,大艳大红一个月,悄然随风而逝。在绿肥红瘦的夏天,石榴花盛放,它不但花色鲜艳,且花期达一月之久,直把个夏红透了。唐代诗人杜牧《山石榴》:“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艳中闲。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那赤红如焰的花朵,诗人竟担心能把姑娘的鬓发烧了呢!可谓赞美石榴花的神来之笔。苏轼的诗句:“杜牧端来觅紫云,狂言惊倒石榴裙。”将“石榴裙”喻为美女,把石榴人格化、诗意化,人们对身穿石榴裙的女人总要多瞄几眼。一片火红的裙子,青春魅力四射,那富足那雍容华贵那芳香四溢,令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花谢后石榴成果,张开章鱼形状的嘴,吐故纳新,饱满籽实。沐浴雨露,熬过酷热的夏,石榴外皮由青而黄而红,露出红盈盈的包裹在格子里的籽粒,让走过的人垂涎三尺。石榴在中秋前后成熟,为佳节佳品。团圆日,石榴摆桌上,吃月饼甜腻,再吃几个石榴籽清口,无比惬意。孩子们会贪吃塞满嘴,大人却一边赏月,一边细品石榴籽的美味。石榴的“榴”与“留”谐音,故有“送榴传谊”的民俗,石榴下树,东邻西舍一起品尝,给邻居分享,是乡间美德。吃不完的石榴留存,以待来客,表达最美的诚意。母亲说,石榴高贵,能够栽活,长得旺盛,预示日子富足美好,多子多福。记得最小的妹妹出生三日,父亲把一根红布系在石榴枝上,多年后,我方晓得,这是一种希望的寄托,让孩子如石榴一样红红火火。

家家喜石榴。院有石榴树,院子便显生气,花开季节,火红满院。无花无果时,瘦身的它如站立窗外的卫士,给人安慰。夏天,外人来,推开街门,一团火红映入眼中,一股温暖遍了全身。室内主人早就跳下炕,出门迎客。石榴花儿映照,主人一脸热情喜气,好一个红红火火富足的农家!客人心立即热了,坐炕头,喝茶水,窗外花儿摇曳,虽天热,却如临春景,其乐融融。

不知是石榴树年龄大了,还是院子里打井伤了它的根部,我高中毕业回村劳动那年,石榴树竟枯死了,先是没长叶没开花,跟着树本枯萎,只好挖掉。母亲让父亲赶快去集市买石榴树苗栽上。院子里有散养的猪仔,有羊有兔。母亲在刚栽的石榴树四周扎了木板篱笆,以免伤了它。几年后,石榴树手脖粗了,可是开花不多。

1977年恢复高考,我上了体检线,因为血压不合格而被淘汰。再次高考的夏季,树上结了66个石榴,母亲在石榴树上系了红布条。母亲打听了一个方子,把石榴籽捣碎,又买了芹菜,捣出芹菜汁,和在一起,让我一天三顿当水喝,说降血压。母亲说,孩子,你只管去考试,今年体检肯定没问题。你看这石榴,一下子结这么多,石榴的营养特别丰富,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民间早就有许多关于石榴治病的偏方。高考揭榜,我过了体检线,去体检,血压果然合格了,终于考上了。母亲把这归功于石榴树。

我毕业后,分在县立二中教书。初夏回家,进门抬头,打眼便是窗前的一片火红。它仿佛等我的一位老人,喜笑颜开盼我进门。它不是一棵树,分明是高挂的一个个红灯。

人世间

温暖的饭盒

慕然

那年寒假的一天,10岁的我吃过早饭后便一次次去门口张望,在茫茫的飘雪里寻找父亲的身影。

一周前,父亲指着挂历上的天安门说,他要去北京出差,而后在日历的一个数字上圈了一下,告诉我他这天回来。父亲半夜回来时,我已经睡了,尽管他小心翼翼,说话也压低了声调,但声音还是钻进了我的耳朵。我睁开眼时,母亲正在拍打落在父亲身上的雪。

心中有牵挂就睡不沉,我牵挂的是父亲的旅行包。他每次出差回来,旅行包里都会给我带来惊喜,鸡汁方便面、自动铅笔盒……这些稀罕玩意儿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根本买不到。

打开旅行包,父亲拿出个铝饭盒,先不说饭盒里面盛的东西,单看外表我就喜欢。铝质,银灰色的亚光,光滑但有着磨砂的质感,亮晶晶的反射着灯光的颜色,盖扣得严丝合缝,一看就敦实耐用。扯开封条后,饭盒内白米饭上盖着烩粉条、土豆丝,尤其是那瘦肉片和腊肠格外诱人,摆放整齐,如同天边堆砌的云彩,层层缭绕。父亲说,这是火车上的盒饭,一块五一份,吃过后,餐盒可以退三毛钱。父亲没舍得吃,餐盒也没退,为了带回来给我尝一尝。“盒饭”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未熄灭的炉火温暖着全家,母亲添煤块时,火苗映红了她的脸庞。饭盒放在煤炉旁,不久,饭菜便温暖了,父母各尝了口,然后递给我。

“好吃吗?”父亲问我。
“嗯,特好吃。”
“那你都吃了吧。”父母在笑,我也笑。满满一大盒饭菜被我迅速吃光。回想起来,或许是那种新颖的吃饭方式,让我觉得盒饭特别香。

母亲的一天总是在烟熏火燎的烧饭中开始。当我坐到餐桌前,厨房上空的炊烟已经不再浓烈,母亲已经把肉菜放到饭盒中仔细装好、填匀,用力盖上。母亲图的是用这种新鲜感让我多吃饭,而我真的感觉饭盒里的菜格外可口。我总是问:“妈妈,为什么你做的菜放进饭盒,感觉要好吃得多呢,有什么秘方吗?”母亲笑笑,摇摇头。一日三餐,我端着温暖的饭盒,温馨相同,不同的是饭盒里的菜,像变戏法一样,顿顿更新。这样的饭盒,陪伴我度过了几年时光,母亲一点点变老,而我,吃着饭盒里的饭菜一天天长高。

那一日,还是因为盼望出差的父亲回家,天没亮我就醒了,睁开眼就看见灶膛的火苗映在母亲的脸上。我看到母亲把仅有的几片瘦肉从炒好的白菜片中拣出,又拣出了菜心,放进我的饭盒,最后滴上几滴香油,锅里剩下的没有肉的老菜帮是母亲留给自己吃的。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这就是饭菜放进饭盒变好吃的秘方,添入了母亲无私的爱。吃过那顿饭后,我便把饭盒藏了起来。那一年我13岁。

我再次找出藏起来的饭盒,是三年后。父亲摔伤了腿在家养伤,行动不便,吃饭只能在床上。那天母亲值班,我蒸了排骨,炒了菜,又挑了精致的肋排、瘦肉、嫩菜心放进饭盒,还放上平时不舍得吃的火腿肠,之后又滴上几滴香油,端给父亲。饭菜的温度透过饭盒,传递到我的手上,暖暖的。

“好吃吗?”我问父亲。
“嗯,特好吃!”父亲在笑,我也笑。
时光就在一菜一饭的朝朝暮暮中慢慢流逝。我结婚、生子,市场上不同类别的饭盒层出不穷,盒饭快餐也是五花八门。那个铝制饭盒在我的记忆中泛着永恒的温暖,一直被我放置在橱柜里。

那年搬家,我把饭盒上积攒的灰擦干净,带到了新房,放到阳台上的窗框下。阳光射下来,将饭盒照得有些发亮。儿子对饭盒很好奇,他没见过,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它时一样诧异,问我:为啥带回这么个旧盒子?我告诉他这饭盒的故事,说,盒子里面盛满了温暖。

诗歌港

大风起时(外一首)

于金玲

大海之上,那座天空之桥
彩虹的呈现和归隐
像火焰蔓延
也如一匹烈马
撒开四蹄在咆哮的海面狂奔
大风起时,我看到一种野性
充满了惊世骇俗的美

安静的力量

斜斜的夕阳挂在高处
抚慰疲惫的心灵
给浮躁世界安静的力量
让人心生温暖和坚定

海像一湾宝石落在低处
晚霞顺海岸线隐退

浅滩踏浪
岸边钓鱼人是海的抒情
近水远山 丰富与苍茫
悄然飘入我的诗行

我置身事外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就这样看着
云朵搬运云朵
海风搬运浪花

天地广场

吴刚

烟台开发区中心
有个天地广场
是运动达人理想之地
也是百姓休闲娱乐场所

音乐喷泉大放异彩
冲天的水珠
齐刷刷展示舞姿
蒸腾的水汽 给炎炎夏日
带来久违的凉爽

歌舞广场集结各路人马
鼓乐喧天 动感十足
老少咸宜广场舞
长袖翩翩锅庄舞
逍遥快活秧歌步
律动的舞蹈
舞出夏日的热情

还有表演的舞台
东北二人转
卡拉OK表演
只要有才华
总能在此找到用武之地

微醺的夜色
奏响萨克斯风
悠扬的乐曲
如泣如诉

游乐区是孩子们的天堂
蹦蹦床 高滑梯
秋千荡悠悠 一发力
快乐一飞冲天
快乐的尖叫
营造逍遥的顶点